

尋找一塊墓地 深度

## 【尋找一塊墓地】父親的秘密

那晚父親哭了很久。我想他是不是也想要一個答案，或是一種遲來但總算來的補償，甚至，愛？



插畫：Wilson Tsang

2023-02-21

尋找一塊墓地

「尋找一塊墓地」是端傳媒新開設的專欄，我們希望在這裏認真地和讀者談死亡、遺憾、悔恨，但也談生命、愛、

希望，和那些無法解決的道德難題。歡迎[點擊訂閱](#)。我是這個欄目的編輯陳婉容。接下來的這幾期專欄都是關於父親的——不是國族敘事裡能言善道、無所不能的爸爸，而是家庭裡那些充滿缺憾、創傷和秘密的父親們。這是「父親」系列的第一篇。

十一歲那年，學校音樂課的老師給我們每人配了一隻豎笛。這小小樂器非常易學，我吹到上癮，去書店買來電視主題歌曲簡譜集在家裡練習。其中有一隻旋律簡單的，吹了兩遍就基本掌握，於是在家中演奏不停。那是台灣老電視劇《楊乃武與小白菜》的主題曲，樂譜上附有歌詞，頭幾句是：「小白菜啊，葉兒黃啊，兩三歲啊，沒了娘啊。」正當我準備翻頁尋找更難的曲目練習之時，在隔壁房間看電視的父親突然衝進我的房間，臉色陰鬱，讓我扔掉豎笛，不要製造噪音。

我並不生氣，也沒有恐懼。父親一向沉默溫和，我只是訝異於他少見的暴躁。房間裡低氣旋過境，客廳的電視不響了，我無事可做，找來眼鏡布心不在焉擦豎笛。母親本在我臥室煲電話粥，這時也靜下來。到傍晚，母親支開父親出去買菜，才告訴我一個家族秘密：

「你爸爸的母親在他三歲的時候上吊自殺了。你那個《小白菜》吹到他的傷口啦。」

二十年過去，到今天父親也沒開口和我講過這件事。我都是從母親處聽到零碎片段，有時是流言、有時是歷史殘跡、有時是突發事件。把這些零零總總的拼圖來回擺放，試圖還原一個幾十年前消亡的女人的一生，試圖理解我的父親後來如何成為少言、忠厚、孝順的男人——二十年來，這些地下偵探工作成為我們母女的秘密工程。





插畫：Wilson Tsang

在祖父生活的城市，我家是個人口興旺的家族，而祖父正是家族的中樞神經。直到十多歲看到族譜，我才第一次嗅到我家是、至少曾經是一個重男輕女的傳統家族。族譜上所有女性都沒有名字，嫁進來的女人，譬如我媽媽，被記做「文氏」；生出來的女人，譬如我，就連姓氏也不用重複，只在我爸的生平佔據四個字——「育有一女」。

在這樣的譜系中，我的祖父是三代單傳的獨苗，他又生出了四個兒子，開枝散葉十分成功，由此可想其族中地位。祖父在他那代是少見的文化人，是我家唯一閱讀繁體字的人，因為他在「舊社會」就受過私塾教育。雖然自我懂事他已退休，但人們總是尊敬甚至崇拜這位曾經的小學校長和縣城秘書，每逢佳節，前來拜訪的人不斷。

親戚眼中，祖父的四個兒子都很有出息，長子在建築公司做小領導，次子也就是我的父親在檢驗機構任職到退休，三子最爭氣，在石油公司做到高層，還娶了領導的女兒。這三個兒子都離開了小縣城，在隔壁省會紮根成家。最小的兒子十多年前仍然和祖父住在一起——祖父有很大的房子和一小塊花園，我的四叔白天在縣城公家上班，傍晚在小花園一角養鴿子。

因為不居住在一個城市，我只會在過年時去祖父家。他很高，很瘦，說話有點口音，不是很好明白。雖然他不像電視裡那些大族長一樣氣勢洶洶，反而一派書卷氣，但我能從其他人對他的畢恭畢敬中明白，他是個很重要的人。這些年我們之間說過的話加起來可能也不到100句，內容基本上是「爺爺新年快樂、萬事如意！」，「靜靜好好學習！」然後我磕頭、鞠躬，領取壓歲錢。我一直沒有告訴他，我的小名不叫「靜靜」，我怕和他說話。

在祖父非常講究禮節的家裏，我還有個祖母。她矮小乾瘦，頭髮是老人覺得時髦的那種齊耳捲髮。她的眼睛小，總是眯起來，也可能是常笑的原因。她喜歡打撲克牌，也能招呼不斷上門拜年的遠房親戚。但早在我知道自己還有一個祖母之前，我就很怕她。莫名的怕。其實我們之間從來沒有發生什麼不愉快，我只是本能感覺到她是這個家的主人，而我不屬於這裡的客人，不可以得罪她，也最好不要太引人關注。這種警惕下，我找到兩種策略，一是扮演並最終成為一個書呆子，每次過年都帶幾本小說消磨時間；另一種就是變成孩子王，家裏來過年的孩子多，和他們講講鬼故事，捉迷藏，時間也就過去了。

在看書和瘋玩之間，我依舊捕捉到了很多讓我厭煩、自卑和恐懼的東西。那是每次父親和他的兄弟們展示給父母的禮物時，祖父接過父親送上的禮物後隨手擺在一邊的冷淡；是每次人們說話時忽略我的父母的尷尬；是每次祖母和其他孩子親密時，我在書架角落偷偷偷聽，聽出他們在說我的壞話。我們三

尪；是每次祖父母和其他孩子親密時，我在畫面角落的多餘。故此，做孩子的我並不喜歡過年，我們二人自己的家庭沒有這麼多不能說的陰霾，但每年為了父親，我總得在零下二十多度的寒氣中，乘兩三小時車來這裡飾演後台角色。一到初一、初二，我和母親就想方設法離開。父親是不願意走的，不愛說話的他，這時一定喝了不少白酒，興奮得和父兄嚷嚷著什麼，雖然並沒有太多回聲。他積攢整整一年的假期都要在過年的十幾天揮霍完成，其中一半時間是半醉的。



「你爸爸的母親在他三歲的時候上吊自殺了。」——聽到這種戲劇性的消息，我的驚訝其實也並不多，也許我隱隱知道有這樣一種解釋埋伏在大人心頭。但我還是對所有的細節好奇，又害怕：為什麼要自殺？為什麼沒有人告訴我？為什麼我有一個新的祖母？

母親知道的不多，她是從很多旁枝親戚那裏聽來的，消息可信度處於傳奇和真實之間——我的真正的祖母是個脾氣倔強的女子，她是家庭主婦，擅長女紅。她育有兩個兒子，人們說她自殺的時候，肚子裡還有一個。沒有人告訴我們她為何自殺，人們一邊諱莫如深，一邊又要提起我父親和祖父第三個孩子的年齡差——一個很小的數字。我去查家譜，我的祖父「娶妻一人」，只一人。是的，我有一個祖母，一個小眼睛、捲頭髮的女人，她對我，很客氣。而那個二十多歲亡故的女人被抹得乾乾淨淨。過年的時候，如果母親留下的時間久，會被要求和其他媳婦一起去祖墳燒香。她和我匯報，祖墳裏也沒有我的祖母。我們倆都不

不敢問父親一個字，母親婚後才知道這個秘密的，自此她總覺得父親是個孤兒，害怕揭他的傷疤。

我沉默的父親其實是個秀敏的人。從小我就很喜歡父親去學校接我，他不像母親那樣愛纏著老師問個不停，他很帥、很挺拔，身上有一種從外面世界帶來的清冷而又新鮮的氣味。父親的理科很好，我遇到不會解的數學物理題，他很輕鬆就找到思路；他還能改裝電路，修理機械設備的事情。我喜歡和同學們炫耀，我的父親啊，就是一個很好很厲害的人。

可聰明的他並沒有上過大學，在還是中學生的時候，就被祖父送去當兵了。天寒地凍的少年期，他做了無線電通訊兵，在部隊他迷上了信號、數字還有電子。他再也沒有能夠繼續讀書，和他歲數差不多的三叔被送去讀石油大學，在我們這個產油的地方從此風聲水起；再小些的四叔，一生是個沒長大的孩子，家裏包辦了他在本地的工作婚姻。我無法明白，在祖父這個能人家裏，為什麼父親要中斷學業，為什麼只有他要中斷學業。父母的婚姻是當時軍隊領導介紹促成的，直到結婚母親才見到公婆，一切都和後來我經歷的一樣，禮貌但無情。

這之後，父親有了自己的家。

我可以理解為何他如此之宅。父親和我的熱愛家居生活的舅舅不一樣，他在家裡也不見得有多活躍，並沒有表現出多麼熱愛廚藝、清潔、讀書、親子，雖然當他需要履行這些責任的時候，一定做得很好很盡職。他和母親的關係也始終不平衡，母親操心而大聲，卻很少收到回音。在家裡，父親最愛做的事情就是看新聞和戰爭電視劇，有些電視劇他看到連台詞都背得爛熟。

而他最有生命力的時候，是在年關。從他籌備著給祖父母買禮物時開始，那種活力就登場了，坐車、開車（有時順路載他的兄弟）去祖父家的路上，人更是一點一點活起來，熱絡得追問所有人的近況，不停講些質量一般的笑話。如果親戚需要幫忙，他的慷慨來得迅速又親切，彷彿他在我們的城市隻手遮天，什麼也辦得到。

他急切得要回到他的父親身邊，雖然後者看不到他。然後他和其他男人喝得爛醉，致詞，重複講些空洞的寄語，最後倒在沙發上，伴著電視上戲曲晚會的餘音。這是我不得不旁觀的春節故事。

間中有年我沒回家，母親說出事了。上墳的時候，其他人恰好不是喝醉就是身體難受，只有父親一個人醒酒成功。在祖墳附近，一個老人攔住他，說等他很多年了，有些重要的事情要和他談一談。那個七十多歲的男人是我死去的祖母的弟弟，他一直想找機會和父親取得聯絡，但幾十年來都沒有機會。那天他終於捉到單獨行動的父親，講了幾個小時的往事，兩人往回走的時候遇到等的著急的母親，母親說兩個男人都老淚縱橫。但是父親還是什麼也沒有和我們說，只是很認真介紹了母親給老人。據說老人對此很滿意，又講了些家裏其他親戚的事情。絕妙的是，祖母的另一個姐妹原來就住在我家小區。母親很快和她取得聯絡，但這位老人年紀要小過祖母很多，她的家庭也把這件事情視為醜聞，她只說一切都是因為祖父作孽，但具

體原因就說不清楚。

一團模糊之間，她做了一件重要的事情。她給了我們一幅祖母生前拍攝的照片。母親從櫃子裡把照片找給我，我凍住了。從小我就知道我的上半張臉是父親的，下半張是母親的；我高興俏皮的表情是母親的，沈默靦腆時的眼神是父親的。來自母親的基因我在外祖母和外祖父的臉上也能尋找到，但父親的和我的大眼睛與黑皮膚，在祖父家是絕無僅有的，這也是為什麼我們在全家福裡那樣格格不入。

照片上深色皮膚，緊緊抿著嘴的少婦，她是我們濃眉毛、厚嘴唇的來源，她緊張但故作無事的臉部曲線也印在我的面上。我像照鏡子一樣看著這張人像，找到很多我並不知道我曾尋找的答案。我、父親、祖母，我們這樣的形似，我們這樣的神似——祖父也一定看得到吧。從此我固執地相信，祖父對我們的看不見根本是因為他不敢看，不想看，後來也就看不見了。



水落石出，我對祖父的害怕和要去看他的責任感都減少到幾乎不存在。他不再是那個很重要的的家族掌門人，他只是個需要我們配合忘記他的不堪的人。過年回去，我坐在角落裡幻想，幻想某個奇妙的瞬間，所有人都被旁的事情召喚出去，只有我和祖父，我終於可以開口：「你真的不記得她了嗎？她是怎樣一個人？你夢到過她嗎？」

但這終歸是幻想，畢竟我們兩個人之間的距離，既沒有陌生到我可以開門見山，又沒有熟悉到他可以打開心門。但這都不重要，我不可能有機會真的認識那個靦腆又堅毅的女人，不可能在她家裏過年，被她挑剔又照顧。這也不是那麼那麼絕望，我的外祖母承擔了這些任務，還有我的母親和她的兄弟，我已經得到很多的愛。重要的是父親，但他似乎並沒有被這種怨氣和悲傷裹挾，他一如既往得跑向那個縣城的寒冷的酒精過度的家，迫不及待要加入一場場不需要他的對話。

轉眼就是疫情，我三年沒有回家。其實之前我也很少回去過年了，一開始父親會要求我打電話給祖父拜年解釋，但後來他大概發現其實沒有人遺憾我不在那裏，也就慢慢不再堅持。去年12月底，大家族的人接二連三中招，得了新冠，中年人都躺倒在家。父母一直沒有染疫，兩人決定自我封鎖，哪也不去。但最壞的情況還是發生了，祖父感染了病毒，高燒不止。兒子們各顯神通，在醫療資源緊張的情況下，把他送進醫院。父親打包一整套換洗衣服，在加護病房貼身照料了祖父十天。病床緊張，那個房間有六個新冠病人，每人又有一個家人照料，根本沒有多餘床位休息。父親於是就在座椅上休息。第八天，他開始盜汗，但責任重大，來不及多想。到第十天，祖父轉陰，醫院要求出院。也是第十天，父親回到家裡，檢測出陽性，他發燒，忽冷忽熱，渾身疲倦，腰背疼痛。我託朋友買到特效藥，但要等四五天後快遞才送到，那時候母親也得了新冠，兩人在家吃藥恢復。

但父親的恢復並不寧靜，祖父出院不久肺部再次感染，情況很嚴重，醫生描述是肺部白了一片。我的叔伯們責備父親之前沒能說服醫院留下祖父，不然不會嚴重至此。父親由此爆發了和他兄弟間少見的爭吵，雖然他氣息很弱，但氣勢嚇人。祖父的情況急轉直下，人進入ICU，很快不能說話，看護請他在紙上寫字和家人通過視頻溝通，他寫了很久，看護把紙立起來，紙上是一堆重疊交織的圓圈。

某個晚上醫生通知我們，祖父最多還有半天。全家人都聚集在ICU門外等著進去，此時父親剛剛轉陰，他趕上和祖父告別。祖父去得快，到最後才有些掙扎。兒子們都站在床邊，祖父伸手要做些什麼，但沒有力氣，半天才伸出去，抓住的是父親的手，又幾分鐘，他走了。

那晚，父親哭了很久，很久，我想他是不是也想要一個答案，或是一種遲來但總算來的補償，甚至，愛？但現在他終於要承認，沒可能了，這些都沒可能了。我永遠體會不了父親對於祖父眼神的那種渴求，那大概是因為父親給予我足夠的承認和愛，所以我從未感同身受那種匱乏。

後來的故事仍會很長，但父親人生中一段漫長的篇章，算是寫完了，雖然從開始到結束都不由他決定。

父親拖著虛弱的身體走完葬禮和頭七的所有流程。其間，他再次被忽略了一一準備葬禮時人們忘記要他一起致詞，母親一如既往為他不平，他只淡淡說：「沒事，這是最後一次了。」

